悼念文更贊護人戴紹曾牧師

一位備受尊崇的基督教文化工作者

程婉玲・香港文更總幹事

2008 年 3 月 20 日早上傳來戴紹曾牧師（1929.8.12 - 2009.3.20）安返天家的消息，傷感之際，我心惦念戴牧師的家人與及他的一群同工；悼念之時，我心裏不停地響著 El Shaddai（希伯來文 אל שד,意即「全能上帝」）這曲子，眼中的淚水隨著 El Shaddai, El Shaddai…的歌聲流出。我與戴牧師只有數面之緣，可是總覺得一種失去，心很痛；雖然有一天會重遇，但此刻他的離去，我有點像失了腳似的，面對既難且重的事奉，出現一剎那的失落，這些年來，戴牧師是我服侍中國的一股力量。

戴紹曾牧師和梁燕城博士

戴牧師與文化更新

戴紹曾是戴德生第四代後人，戴家每一代都有獻身中國福音事工的後人。2006 年 4 月，梁燕城博士和我們同工一起與戴牧師會面，探索如何更好地服侍新中國。席間，我邀請戴牧師成為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簡稱「香港文更」）的贊護人，給我們指引，如何在中國適切地彰顯基督的愛。他溫柔而爽快地答應：「只要為中國好的，我都會去做。」這句簡單的說話帶著很大的承諾 －－ 只要為中國好，就有求必應，這是何等的委身！委身就是他服侍中國的核心精神。

他又答應我的請求，將勸勉的說話送給我們，還很週全的提供中文譯本：

> 發自愛而不受時空限制的
> 理解、認同、和服務，
> 是從事基督徒文化使命的先決條件。
> - 戴紹曾 -
>
> Understanding, identification, and service – expressions of love not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 are prerequisite conditions for engaging in the Christian cultural mandate.
> - James Hudson Taylor III -

戴牧師與學術文化研究

香港文更資助蘭州大學成立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亦支持幾位蘭州大學研究員，當中包括劉繼華、陳聲柏兩位學者進行有關基督教文化的研究，他們先後在港拜訪過戴牧師。2007 年 1 月，陳教授再度來港進行研究，邀約戴牧師見面為他研究的「甘肅南部地區基督教（文化）傳播的歷史」作搜集資料，我和同工陪同出席在旁學習。

與他見面的那個初春微涼，我們幾位後輩當然比原定的早上八時更早到達，想不到身穿藍色絲綿襖的他已經獨自坐在那窗旁的位置等我們。我由遠至近的走向他，窗外的陽光仿如舞台的射燈，照著這位我萬分敬佩的大人物。然而這光很是特別，那刻我分不出是窗外的陽光、是他絲綿襖的反射，還是一種神人發出的光芒。他臉上的神采，不會令任何人相信他不久之前才做完肝部手術。我相信這份神采是來自他對中國的熱愛、對服事主的忠誠，如使徒保羅所說：「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戴牧師努力為主活著，工作著，從靈裡散發出來的神采，就是從神而來的風采吧！

一襲中式綿襖、一份中國情懷、百分百中文對話，看著戴牧師八十之齡的稀髮，我忘了髮本來是金色的；在他的眼鏡背後，我差點兒看不出一雙眼睛是藍的！他服侍中國的另一種核心精神，是去融入又融合。

服侍中國的模範

當我們向他索取其他的中國西北人士網絡作資料搜集時，他極度謙卑的向我們說，劉、陳兩位就是他僅有的西北學者朋友！其實他本身對西北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早於七十年代已到過、住過，他還把當時的經歷向我們娓娓道來…。他那謙遜的容貌、溫柔的聲音，審慎講出的每字普通話，都鼓勵著我們。他為會面做好準備，帶地圖帶書籍努力提供相關資料以便我們研究之用。他在任何一個幫助中國的地方都盡忠，就如他愛他的神一樣的「盡心盡性盡意」。他就是服侍中國的模範。

他沒有黑髮黃皮膚，但為中國靈魂而活。我不敢以偉大超然的戴牧師為學習對象，但我必以他為我屬靈生命的反省藍圖：戴牧師的精神鼓勵我雖然沒有學者的身份，但仍可以推動基督教學術文化工作。戴牧師，你給予後輩的精神力量是無窮的，多謝你那樸實又精彩的生命、刻苦而喜樂的情操！

深刻印象

梁燕城

戴紹曾牧師曾說自己是「雞蛋」，裡面是黃，外面是白，與「香蕉」的外黃內白的顏色剛剛相反。

他說幫助中國的工作必須尊重中國法律和政策，且應從文化上交流對話去建立彼此的關係。他見到文更辦的《文化中國》學術季刊，十分欣喜，他多年的心願就是建立這樣的工作。

他回憶自己一生，提到曾祖父戴德生和父親戴永冕，都愛中國。自己在中國開封出生，十多歲被日軍捉入集中營，與著名的宣教士李岱爾在一起，見其犧牲在中國大地。1949 年以後離開中國，到了台灣和東南亞服事華人。

他在海外多年思念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次回國，在天安門哭得不能停止。他是一外國人，但他的感情卻和中國千萬同胞一模一樣，其靈性的深度承擔，及其生活和文化，真是我們的同胞。他是一位偉大的中國基督徒。

戴牧師在他二〇〇八年年終信裡這樣寫道:

感謝讚美神於過去六個月所賜的恩典、持續更新的能力與祝福。我們實在可以與使徒保羅一起這麼說：所以，我們並不沮喪，我們外面的人雖然漸漸朽壞，但裡面的人卻日日更新，因為我們短暫輕微的患難，是要為我們成就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我們所顧念的，不是看得見的，而是看不見的；因為看得見的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是永遠的。

左起:程婉玲、戴紹曾牧師、鮑月蓮、陳聲柏

西北學者之悼念

陈声柏 · 兰州大学基督教文化中心

接到香港文更传来关于戴绍曾牧师过世的消息，久久不能相信——就在 2008 年 8 月还见过手术后康复中的戴牧师，在问候中感觉到他就如手术前一样的容光焕发、睿智幽默、乐观豁达。不曾想……这怎么可能……

翻看照片中的戴牧师，记忆中：

教会里遇到的戴牧师；

浸会大学图书馆遇到的戴牧师；

接受我们访问的戴牧师；

给予我们帮助的戴牧师；

……

记得 2008 年初在香港，他在身体不适、第二天就要动手术的情况下接受我的拜访和访问。早上见面后，他先送给我大陆出版的戴德生先生传——《带着爱来中国》一书，嘱咐阅读告诉他感想；访问中，他谈到过去来到中国大西北的不愉快经历和对今日香港教会对中国大陆教会的影响，他的乐观豁达、睿智幽默令我感染其中；不仅如此，上午见面，中午就将我需要的一份资料发送到我的电子信箱里。

戴牧师，

我还可以邀请您重访大西北吗？

我想告诉您我读过《带着爱来中国》的感想，您听得到吗？

我还可以在香港访问您吗？

……

如果允许，我可以以一个非基督徒的身份为您祷告的话，就像上一次您做手术一样，我愿意为您祷告。

我愿意这样怀念敬爱的戴绍曾牧师：安息吧！

2009 年 3 月 21 日

假使我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基督

戴紹曾牧師精通中國歷史文化，對屬靈事物有深刻之洞見，他對上帝的忠心與謙卑品格，每每使認識他的人都由衷地敬重這一位屬靈長輩。

我有幸認識戴牧師，對他的印象甚為深刻。雖然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機構同工，他不但對我十分親切，更牢記著我的名字，把我當成是他的朋友般看待，真使我受寵若驚，這正表現出他對人的關愛是建基於人的自身價值而不是人的身份地位。記起戴牧師在患癌病期間，一位國內學者因研究的需要而透過我訪問戴牧師。牧師一大清早便起來接待那學者，更預先準備了相當充實的參考資料！他的細心與付出、謙卑服侍別人的精神，連那位非基督徒的學者也深受感動。

我永遠懷念戴牧師，他雖然暫別我們，但他的見證是我繼續忠心事主的最大激勵。

鮑月蓮 · 香港文更事工經理